

内有 恶女

BAD GIRL
INSIDE



乌小白 著
wuxiaobai

爱情，就像 UFO，我真的曾经见过。

高笑料，水果味儿，

一本顶五包开心果，没事儿就翻翻实在方便~包您一口气笑完，不费劲儿~!

我们用良心担保里面的每个字都 **生产欢乐!**

(本产品对治疗忧郁症厌食症消化不良内分泌失调等慢性病有显著功效)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内有恶女/乌小白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411-3029-8

I. ①内… II. ①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5921 号

NEI YOU E NU

内有恶女

乌小白 著

责任编辑 何 炜 (guxiexiaohe@sina.com)

冯 好 (fay_sp@yeah.net)

责任校对 汪 平

责任印制 唐 茵 周 奇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222 千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029-8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序 闷骚时代的有趣

文/沈娟

王小波曾经说过：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该达到的标准。所以，是的！作为一篇命题作文，我会开篇就点明主旨：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如果你想哀伤想自虐想寻找人生真谛，那么，朋友，我友善地劝你，看到这行字你就能收手了，心灵鸡汤在旁边第二排书架左侧第三本。

显然，大多数人觉得被娱乐比被痛心疾首地指导更重要。他们不需要被洗脑，不想翻开一本课外书接受教育，对他们来说，看一本有趣的书比聆听一段醒世格言更能让世界显得不那么沉闷呆板。

我坚信这是一本能让你看了开怀大笑的书，虽然我不会拍着胸脯告诉你，不笑就回来找我给你洗一个礼拜的袜子。我们是有智慧的人，我们不玩那一套。如果你真的从头到尾都不笑，我可以监督乌小白免费送你一本签名书——假设这不是你暗中笑到内伤时为了见到下蛋的母鸡而寻找的一个借口。

但是，如果你可以看完这本书，我相信你明白这不是一本《笑林广记》。是的，你看到了，它被归在了“校园青春文学”这类书目中，但

你明白，它不仅仅是一本校园文学，就像你明白，它不会仅仅只让你开怀一笑。那些所有关于青春的记忆，那些透明的带着一点儿忧伤和疼痛的成长，那些美好，那些纯真，那些不经意撞到你心底柔软处的点滴，那些在梦醒交替边缘的故事，就像一首很久以前的歌曲，带着岁月的点点痕迹，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依然可以轻轻哼唱：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会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碎却不堪憔悴……

我知道，你能明白。以你的智慧。

小白是我的朋友，作为朋友，我其实应该羞答答地她谦虚几句，但显然我这么做的后果就是以后去她家只能享受家政阿姨的待遇，所以我只好实话实说：这是一个可爱的姑娘，一个把日子过成段子的姑娘，一个外表彪悍却内心柔软的姑娘，一个在悲观的人生小河里逆流而上的姑娘。作为一个80后，她可能缺乏你所仰慕的大智慧，毕竟她不是苏格拉底的亲传弟子，她也可能没有那么书画风流，毕加索齐白石这茬也没让她赶上。但正如伏尔泰说过：我没有一支权杖，但我有一支笔。乌小白也祭起键盘，以她特有的幽默来抵挡恐惧，对抗现实。她用自己的经历——无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告诉我们：是的，有趣是我们最后的自由和武器。

那么，现在，请你和我一起，快速翻过这段絮絮叨叨的序，让我们，去和一段有趣的故事相遇。

楔子 | 内有恶女

文/乌小白

爱情这个东西，就像鬼神一样，信则有，不信则无。见过 UFO 的人都说自己见过。我不是爱情卫道士，只是看不惯谁都把自己往悲剧里整，好像无论哪个二百五都有资格当天煞孤星似的。

所以我的生活跟大多数人不那么相似，很耿直，耿直得透着假，你别不信，但也别太信。多少写手朋友在爱情故事里把自己折腾得悲苦失意惨绝人寰，到最后还不是该娶媳妇的娶媳妇，该嫁汉子的嫁汉子，男欢女爱的事儿一件也没耽误。您瞧那小谁，经常把自己媳妇儿写得倾国倾城，真人我见过，也就一胡同八强。因此上，你别看我搁这儿写得热闹，其实指不定怎么孤苦伶仃呢。

我小时候很花痴，同班男生的一点儿小举动都能把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下课就奔走相告：“那个小谁，他帮我捡橡皮啦！”许多年后，我开始用猴皮筋弹纸团砸人后脑勺：“橡皮掉你那儿了，给老子捡一下！”大家都赞美我说现在已经不痴了，光剩花。

跟尹风恋爱的那段时间，我误以为我们能够守候彼此成年，地老天荒此情不渝。但是后来有一天，他因为失手杀人而被判入狱，把我独自

遗落在繁忙的尘世间。那时候我又误以为我能够等他 17 年，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他其实没有杀过人，只是抛下我跟人结婚生子去了。这一次，我误以为我能够抹去这段波浪线从头再爱，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早已经沦为一个自认为是天煞孤星的二百五，带上张网卡我就能出家。液显奔Ⅳ，了此残生。（我的死党苏涟补充说：等等，就算出家，咱也得找个离和尚庙近点儿的尼姑庵。）

爱情，就像 UFO，我真的曾经见过。

开始写小说时，我说过“记录回忆是一种挖掘灵魂的悲惨折磨”这类装逼话，其实就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少，无聊。我倒伤小说是打发时间，你们看我倒伤也能起到同样效果。谁知道一不小心就倒伤出了几十万字呢？在大学待了这么久（因为不幸休学复读过，所以比一般人更久），耐心是我仅存的东西了。况且我五行缺钱，对人民币有着疯狗一般的热情，只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多丢几张钞票上来，哪怕我把自己倒伤成钢管舞舞女呢。

老实说，现在很少有像我一样活得这么耿直而皮厚的人了。如果你想体会爱情，就早恋吧。如果你想活得剽悍，就失恋吧。

还有，这话别和你们学校老师说。

|

年轻力壮的出租车司机满头大汗帮我把接近半吨重的行李搬下来，我感激涕零地递给他一张钞票：“谢谢啊，不用找了。”

小伙子接过钱，深情地问：“美女，能留个电话吗？”

我看见他脑门儿中央一个“淫”字，断然拒绝：“不好意思，我老公不让我给陌生人留电话。”

小伙子依然一脸深情地向我伸出手：“那你把车钱给齐喽，还差五毛！”

“不好意思没看清……”

生活就是如此现实，面对未婚小姑娘请吃哈根达斯都说好，对待已婚青年妇女硬是连五毛钱也不肯饶。我进城逃荒一样守着五个硕大的箱包包包，萧条地站在 A 大北门，望着影影绰绰的教学楼不禁虎目带泪，意气风发地撮唇清啸：“我胡汉三又回……”突然一道阴影倾泻在我身上，高大的校警出现在我面前，礼貌地向我敬了个礼：“胡汉三同学，你堵在大门正中间了！”我只好咽下了后半句，悻悻地把窝挪到角落，等着苏涟率她的大力水手来接我。前方不远就是新生接待处，彩旗招展，每面旗帜下都有几位肌肉发达一脸旧社会的仁兄，被娇小清秀的女生们当老耕牛一样鞭笞着驱来赶去，“突突突”五官冒着青烟帮新生搬运行李。唯独中文系的大红旗帜下没有男性，一群卷高袖子打赤胳膊的莺莺燕燕展示着三角裤……说错了，展示着三角肌，异常醒目。

苏涟顶着一头棉絮匆匆赶来，老远就冲我喊：“伍姐！快过来！”“我也想过去，行动不便啊！”我也冲她喊，伸手指了指身边跟垃圾山一样的包袱。

“减负减负！这么多东西咱俩根本没法扛到寝室去嘛！”苏涟奔到我跟前，低头打量着这些包，“哪些东西不值钱的，就地扔了！”

我指给她看：“这包里有巧克力，这包有果冻，这箱子是用来装薯片的怕压碎了……你看扔哪个？”

“一个都不能少！”苏涟的表情立刻坚毅起来，抹掉了嘴角的几滴口涎，二话没说扭头跑回去，一会儿工夫就领来两个虎背熊腰的男同学，果断地命令他们：“给我把这些东西扛到八号楼 404 去，小心点儿不能摔，这是学校订购的精密仪器！”

男同学唯唯诺诺领旨而去，一路连背带扛嘿咻嘿咻地喊着劳动号

子，连闲置的臀部都起到了舵的作用，欢快地左右乱扭。

“咱中文系也有壮汉了？腰部动作很熟练嘛！”我捻着下巴做欣赏状。

“不是咱系的，是我找的外援。”苏涟骄傲地挺着胸，“这俩是我专机，可听话了！”

“啥鸡啊？禽流感排查没有？”

“农用拖拉机呗，我们老家管这玩意儿叫铁牛。他俩一个外号擎天柱一个外号大黄蜂，自称拖拉机人。”

“哇，失敬，我小时候老喜欢擎乖乖了。”我双手捧在胸口，眼冒桃心。从前很多人听我谈论“擎乖乖”的时候，都痛苦地忍住了对我犯罪的欲望。虽然大家都知道有些女生喜欢把自己的偶像叫做“乖乖”，但一想到擎天柱那等庞然大物也被称为乖乖，心里总有种咯血感，老想执把菜刀扑过来灭了我的口。

“伍姐你过来，我领你去个地方。”苏涟把我往一楼大教室拉。

“叔叔，我不看金鱼……”不容我挣扎，已经被她扯进教室，迎面撞上堆积如山的棉被，鼻子陷进半寸来深，左脚也被什么绳状物绊住了，身体轰然倒下。

旁边有人关切地问：“没事吧？”我刚应了声“没事”就听见他下句话：“……涟涟。”

苏涟站似一棵松，害羞地勾着小手指说：“讨厌啦，摔跤的又不是人家啦。”

我哭笑不得，悻悻地摸着鼻子爬起来，打量一下能让“涟涟”用“啦”字句撒娇的男生。苏涟的室友郑紫伊曾在网上跟我说过，公元2006年2月14日，她亲眼目睹A大八卦女王苏涟与某高大男生在害虫最少的五楼小食堂共进晚餐。眼前这男生穿了套长袖球衣，裤兜里胡乱塞着副大手套，裤腿卷得高高，露出了麦壳色的粗壮小腿，头发还是湿

的，看样子刚守完门回来，正叉着腰冲苏涟咧嘴笑，憨态可掬。以我的审美观来看，他鼻子大了点儿，眼也大了，还是个双眼皮，减三分；但够疼女朋友，加三十分。我一向觉得男同志对自己的定位与对女朋友的态度密切相关，把女朋友当做公主，你自己就是骑士或王子；把女朋友当成个黄脸婆，那你自己就是黄脸婆的黄脸汉子。

苏涟给我介绍：“伍姐，这是我们系的学生会会长何子翔。”

我笑着跟他打招呼：“小何你好，我是小苏娘家大姐。”

何子翔果然对我自封的头衔肃然起敬，健康的脸皮微微泛了红，使劲向我点头哈腰：“大姐好，大姐好……”

这孩子一脸的敦厚甚是讨人喜欢，身为学生会的中文系分会长还能保持如此纯真，更是难得。换了别的官儿，就是女朋友娘家亲爹来了也最多递上个矜持的笑脸。——苟合期间给姘头点儿面子罢了，谁知道这老东西最后会是谁的丈人老头啊？想不到小苏在感情方面浑浑噩噩这么多年，最后摊上这么个老实巴交的帅小伙子，真是傻人有傻福！今年过年不用买大红福字了，我考虑把苏涟倒吊起来挂在门楣上。

看着苏涟一脸心疼，我赶快制止何子翔：“别鞠躬了，再鞠就成遗体告别了。”

苏涟一巴掌拍我在背上：“瞎说！不吉利！”

咚的一声，我像被熊瞎子拍了一掌，差点儿震出内伤，“咕嘟”一口硬把新鲜的肺叶咽回去。这东北小姐力拔山兮气盖世，下手不知轻重，八岁那年就雄赳赳地操着斧头剁排骨，把柳木桩的砧板硬生生剁出个窟窿，被她妈拿着擀面杖追出两条街。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心疼家什了，有次她掌勺煎馒头，凉馒头硬邦邦的切不动，她一手执菜刀一手托馒头，吐气开声，刷地一刀劈下——馒头两半，手掌至今还有一道淡淡的刀疤。

何子翔期期艾艾地说：“涟涟，既然你把咱姐接来了，那个……要

是没啥事我先走了，赵三儿还替我守着门呢，我去看看他扑进了几个球……”

“嗯，小翔子，你跪安吧。”苏涟笑嘻嘻地冲他挥手。

我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也跟着挥手说“大兄弟再见”，直到苏涟把一床塑料皮包好的棉絮撂在我肩膀上，我还扛着被子傻乎乎地问她：“干啥呀？给我发被褥啊？”她一脸严肃地说：“这是给新生发的，你丫已经是老掉牙的老同学了，回头等大家挑剩下的给你掂回去就行了呗！中文系男生稀缺，所以由两个最强悍的女生负责发放生活用品，被褥脸盆饭缸啊什么的……”

我这才醒悟过来，靠啊！合着苏涟把我骗来当苦力来了！怪不得何子翔含蓄地说“既然咱姐过来了”，下面那句显然是“就让咱家的骡子呀、马呀那些大牲口都歇了吧。”

可我也是这学期刚入校的新生，安排接客工作怎么可能轮到我呢？

苏涟经不住我冷飏飏的视线，终于被盯毛了，高举两手投降：“别用刑啊，我招了，是我向冯主任推荐的你。”

“我现在才明白中国为什么这么晚解放，”我瞪着她，仰天长啸，“叛徒啊！”

新生络绎不绝地拿了号码过来领东西，我和苏涟上蹿下跳地跟被褥脸盆死磕，百忙之中仍不忘抽空互相打听：“哎，小苏，你的大力水手换人了？那个背着你跑一千五达标的呢？”“伍姐，你那个同居男友谁啊？到底长啥样儿啊？听阿紫说长得浓眉大眼膀大腰圆的身高八尺腰围也是八尺，那不正方体吗？”

“是我先问的。”我提醒她。

“你先说！”苏涟耍赖。

我的这些破事本来就没什么神秘感可言，于是坦白告诉她，老娘把

尹风那个糟粕给弃了，虽然是人家先弃的咱。现在跟他的好兄弟孙姜搞对象，孙姜因此还让他揍了一拳——可不是打不过啊，是没好意思还手，后来孙姜整天顶着一个黑眼圈扮半拉国宝，可爱坏了。

“无耻啊！”苏涟感叹。接着说她的事。

寒假前苏涟拖着个箱子赶火车，检票时被黑压压的人潮挤掉一只高跟鞋，一瘸一拐愣没挤上火车，幸亏眼尖看见前面窗口站的是校友何子翔，大声呼救后，何子翔把她和箱子从窗口生拖了上去，两人经过长达数十小时的相互依偎和倾情沟通，终于商定来年携手并肩闯荡江湖琴箫合奏《两只老虎曲》。何子翔是校足球队的守门员，虽然只是个替补，但猿臂蜂腰阳光伟岸，告白宣言是“涟涟，我可以把你举过头顶”，一听这话，苏涟这个崇尚蛮力的弱智少女立马就从了。什么曾经暗恋过的A大第一肌肉男——体育部长吕东，早被她遗忘到北极星以北了。

“无知啊！”我感叹。

我俩同时做了个鄙视的手势，又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了。

好不容易挨到了中午，报到的新生数量减少，我已经被数千斤棉花压得半身不遂，奄奄一息地趴在桌子上。苏涟软绵绵地倚着被褥堆，眼光无限幽怨：“真希望时间能像李玟阿姨的歌儿里唱的一样，‘嘀嗒嘀、嘀嗒嘀……’闪得飞快，我跟二悠和阿紫咱们仨儿已经在‘蜀香阁’订好了包间，今儿晚上给你接风洗尘，到时候咱俩往死里吃！”

“嗯。我记得那里的小土豆烧排骨做得最地道，干煸豆角和水煮肉片也是我们204必点菜式，还有北杏猪肺汤，四鲜丸子……”我流着泪怀念。

苏涟精神崩溃了，将颤抖的双手伸向了窗外的天空：“佛祖啊，耶稣啊，真主安拉啊，现在谁给我一碗牛肉拉面我就信谁的教！”

“我要两碗！我要两碗！”我赶紧补充。

最后是系主任冯亦谋亲自端着两份盒饭过来了，说明组织上对我们的工作很重视，我俩受宠若惊，斯斯文文地揭开盒饭盖子，看见每人两条鸡腿也没有形象败坏地张着大嘴扎进去。苏涟假惺惺地致谢说：“谢谢冯主任关心……”我咽了口口水接着问：“您是信什么教的啊？”

“共产党员不信那个！”老冯拍着胸膛豪情满怀。

我和苏涟面面相觑，这就没有办法了，可不能怨我们不守信用，我的政治面貌还是少先队员，苏涟比我好点儿，初三时向班里的团支书行贿了一支“可爱多”，赶上了最后一拨儿团支部扫盲活动，毕业前总算交上了第一笔团费。

“好了，你们先吃午饭，我再去别的点查看查看。”老冯善解人意地告辞。

我们异口同声说：“再见！冯主任慢走啊。”然后继续温柔娴静地用筷子挑起鸡腿下边的清炒藕片，抿着小嘴细嚼慢咽。当老冯瘦长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处，我和苏涟默契地互视一眼，同时把筷子一扔，十指箕张朝饭盒扑了过去。

这个中午，许多路过 A 大北门一楼大教室的人听到了龙吟虎啸之声，间或杂有几句娇叱“我操！别抢！”“活猪！噎死你丫的才好呢”……

一直忙到晚饭时候才换岗，把任务简单交接掉，我和苏涟顶着满头光荣的棉花絮，气壮山河地迈着八字步从大教室里走出来。至此，A 大搬运系悍妞二人组圆满完成上级领导交予我们的任务。

“累死是一种更光荣的死法啊！”苏涟啸道。

“我他妈的就是老水牛爷爷啊！”我接着啸。

学生会有一个干部摇着蒲扇悠悠地散步路过，对此二女的豪言叹为观止：“我还以为中文系真是女生在搬被褥呢，原来还是男的……”

尤悠和郑紫伊在约好的饭店等我们，包间里的菜已经在上了，二悠见我推门进来，几步抢出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眼泪汪汪的：“伍姐，自从你去年休学，A大校刊的新闻版已经沉寂了半年多，就等你这学期考回来了！多少热心同学每天对着高山喊：伍——小——白！松涛阵阵：她刚被开除，她刚被开除……”

紫伊细声细气地打断她：“少说废话，撒开你的手让伍姐过来吃饭！”

“还是阿紫妹子心疼姐姐。撒手撒手！你留得住我的人留不住我的心，我的心早已经扑向餐桌了。”我挣脱尤悠的咸猪手，坐到紫伊身边，“今天点了水煮肉片没有？我已经准备好跟猪肉死磕了！”

紫伊点点头说：“点了。”二悠挨过来提醒我：“你少吃点肉！当心胖得跟隔壁二姐似的，那小肚子，啧啧！远看像个孕妇，近看即将临盆。”

“她那是福相，你们看我，饿得肚子都凹下去了，一看就是中国奔小康路上的反面教材。”我掀起T恤向她们一一展示。

“又在显摆你那一尺六寸半了！”二悠一个熊扑，色迷迷的小手被我凌空捉住。

紫伊抿着嘴笑，不断往我的碗里夹肉。

苏涟边吃边抱怨：“妈的饿死了！伍姐，咱俩不用愁毕业找不着工作啦，搬家公司肯定争相聘请咱们，力大如牛又貌美如花的女人上哪儿找啊！”说着说着这个八卦女王就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苦楚，居然放下了筷子，一转脸又兴奋地问紫伊，“阿紫，咱伍姐那个绯闻男友只有你见过，快说说，到底长啥样儿？”

紫伊结结巴巴地组织着褒义词：“还不错……挺结实……挺帅……有点像古天乐……”

我咽下肉片叹了口气：“阿紫，你就不怕你的良心把你谴责死？他要是像古天乐，那全国的黑大汉都像古天乐了。还是实事求是地说吧，孙姜不是什么帅哥，五官基本端正，四肢绝对健全。”

苏涟一脸困惑：“那你喜欢他的什么呢？”

喜欢他的什么呢？我脸微微发烫：“我……我喜欢他勤奋勇敢爱劳动。那小谁不是说过吗——我事事村，他般般丑，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

苏涟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喜上眉梢，跟个带老姑娘相亲的妈似的。

我感到被她用一种看卤鸭头的眼光盯着，不禁毛骨悚然，正想开口劝她把目光转向桌上的菜肴，忽然她重重拍了一下桌子，直震得碟儿、盏儿都跳将起来，她气宇轩昂地一把捞住了腾向空中的饭碗：“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姓孙的归伍姐！老娘我现在要吃饭！”

吃完晚饭各回各家，我的新寝室在八号楼404，新同学的住宿档次又高了，床铺是二合一的，下边儿是桌椅，上边儿是床。每天晚上大家手足并用爬上床睡觉，凌晨又争相抱着床腿往下出溜。

当我收拾好床铺爬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小女孩混熟了，正在玩猜硬币的游戏，一个手里拿枚硬币坐在我正前方，让坐在她右边的女孩猜猜看握在哪个手里。我从后边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就向我右前方那个女孩暗示，屡试不爽，可怜在我前面那个还跟傻子似的毫无觉察，一个劲地赞叹：“神了！神了！你真神了！”

这件事直接导致“神了”的女孩后来被尊称为神棍。倒也不埋汰这称呼，她父亲就是传说中的老中医，在河北某县开了间中医药铺，从小她就在班里号称包治百病，跟个电线杆子似的，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对不起，这属于第一百零一种病……”据她自己声称，上中学那些年她没整别的，光在教室里跟同学研究周易八卦和塔罗牌了，除了跳大神

她啥都干过。

而那个傻呵呵特好骗的丫头就是小二黑。

当然这外号也是后来起的，因为她戴了副小小的椭圆形黑镜框的眼镜，而通常情况下一副眼镜有两框——小二黑。

小二黑成绩不太好，听说是家里花钱送来上学的。小二黑对此也直言不讳，说高中时模考化学，进行到一半时，化学老师也就是班主任过来视察，站在小二黑的桌子边看了一会儿，小二黑两股战战。看着看着，班主任的脸慢慢变成了酱紫色。据小二黑形容，深受同学们爱戴的、成熟稳重的、风度翩翩的、从来没有高声责骂过学生一句的班主任终于崩溃了，右手颤抖着指向试卷，声嘶力竭地喊：“这道题怎么能选A呢？我上星期才说过，明明应该选D啊！”

全班同学狂倒，监考老师冒着冷汗把班主任请出去了。

另外一个女孩跟我是同省老乡，名叫沈娟，她不爱说话，头发有点儿自然卷，瘦得抱着都硌手，但是五官清秀很招人疼。起初我们都被她安静秀雅的外表蒙骗了，以为她矜持而含蓄。开学不久我们一起参加老乡会，沈娟面无表情地独自坐在一边发呆，那个大三的老乡会长假惺惺地走过来对她说：“小沈，你第一次离家这么远来上学一定很寂寞吧，放心好了，你有任何需要我都会为你提供帮助的……”

“哦。过夜费怎么算？”沈娟面无表情地问。

附近跌落了一地眼镜碎片，闪闪发光。

会长猝不及防愣在当场，脸色呈霓虹灯状剧变不已，我估计他长这么大都没在正规场合被女同学当众猥亵过。沈娟撇了撇嘴起身就走，冷冷地丢下一句话：“以后这种援交活动不要叫我，无聊！”

受惊的群众都把目光投向我，我无比尴尬，只好强作镇定：“那个……嗯……沈娟同学这次表演的行为艺术主题是‘珍爱生命，预防艾滋’，谢谢大家的观看和参与！”

说完我也赶快溜了。

2

我们的军训教官是个仇日分子，经常趁其他教官唱《咱当兵的人》的时候给我们开讲座，说日本是个意淫的国度。他还告诉我们，连最早的《西游记》都是日本人拍的，据说在那部电视剧里，唐僧师徒四人一路借宿都睡榻榻米，猪八戒体形瘦削，打斗时会举起汽油管子喷火。该剧播至一半，由于中国观众民愤太大，只好停播了。

我们听他吹牛听得眼睛都直了，到处打听：这位教官是从“猫扑”出来的吧？

军训开始几天后，神棍一边吃午饭一边神神叨叨地跟我们说：“你们发现没有？咱们寝室好像有点儿不干净。”

“废话，打从我们住进来以后就没有人扫过地，当然不干净。”身为民意选举的寝室长，小二黑满肚子的不高兴，小心翼翼地拣出昆虫尸体，摆在食堂的餐桌上，愁眉苦脸地望着饭缸不敢再吃。

我退学之前被 A 大食堂哺育过一学期，早都已经习惯了，吃饭时从来不细看，只留意有没有螺丝钉之类的铁器，积攒起来还可以上废品站卖点儿钱。沈娟索性就不在食堂吃，宁可每天吃六个西红柿充饥。只有神棍是大食堂忠诚的追随者，捧着猪饲料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充满感恩，真不愧是老中医的女儿，从小吃着山楂丸长大的，胃口超级棒，就差吃人了，我经常看见她睡着了还有滋有味地吧唧嘴，据她对面床铺的小二黑举报，这几天夜里阴森森的磨牙声也来源于她，于是举室哗然，人人自危。

“不是啊。”神棍的声音越来越低，“我是说，咱们寝室好像有那个